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62

13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六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13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杜基先生

成员国：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

中国

丹麦

法国

加纳

马达加斯加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刚果)

霍格先生

加尔瓦洛夫先生

李鹿野先生

比尔林先生

波洛桑先生

格贝霍先生

拉贝塔菲卡先生

甲盛实先生

穆罕默德先生

萨夫伦丘克先生

沙阿里先生

约翰·汤姆森爵士

奥肯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 11 点 3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部非洲局势

1986年1月2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70)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多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库阿西先生（多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塞内加尔、南非、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迪奥迪先生（阿尔及利亚）、菲格雷特先生（安哥拉）、莱格瓦拉先生（博茨瓦纳）、桑何塞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霍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兰先生（圭亚那）、恩德勒菲先生（匈牙利）、佛尔马先生（印度）、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冯东德先生（莱索托）、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加拉先生（尼加拉瓜）、加巴先生（尼日利亚）、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萨默迪奥先生（巴拿马）、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希尔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卡罗维先生（突尼斯）、斯科芬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阜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恩戈先生（赞比亚）和穆登科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摆在安理会前面的是刚果、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决议草案修正文本（S/17817/Rev. 1）。

第一位发言的是突尼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卡罗维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表示衷心和热烈的祝贺与良好的祝愿。贵国刚果一贯以忠于《宪章》的原则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著称。因此，我们希望在你的英明领导下，安理会的审议能取得积极结果。

我还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有效和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是南非政权的侵略政策直接造成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反对者施行暴力，这种暴力已扩大到了全国，甚至包括村镇，这使我国深感不安。种族主义政权的治安部队正在进行公开的恐怖和暴力活动，企图消灭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英勇斗争。

在残酷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和改革力量的同时，比勒陀利亚还对前线国家加强了侵略、颠覆和破坏活动。种族隔离在南部非洲进行干涉的形式是军事入侵、谋杀、破坏、大规模逮捕和实施紧急状态等，这只不过是比勒陀利亚企图通过在该地区扩大霸权来维护白人统治的一个战略。

在加剧镇压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同时，该政权还企图巩固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猖狂侵略邻国，其办法是直接的军事入侵，或使用比勒陀利亚政权招募、训练、装备、资助和指挥的所谓持不同政见份子。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玩弄拖延战术，继续推行有害的种族隔离政策，一星期前宣布了所谓的改革。事实上，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迷惑国际社会的阴谋企图，转移其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既不能改善也不能改革，只能加以废除。

在1986年1月31日的国会讲话中，博塔总统宣布了一系列他说是“历史性”的措施。尽管这是国际社会施加压力的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不符合南非人民的正当愿望。实际上，它们证实——如果说还需要证实的话——是种族隔离政权的伪善性。

博塔声称要和各个种族团体的代表进行谈判，以根据一个民主政府体制作出新的宪法安排。但实际上，他却无视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二的黑人大多数。南非总统说所有的非洲人只有一种公民资格，而实际上却在企图维护隔离制度。他抱住一个统一的南非这一设想不放，绝不放弃建立班图斯坦和家园的政策。

此外，尽管博塔总统提出建立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国家宪法理事会，让大家真正参加中央政府，但是不能取代普选和黑人多数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国家宪法理事会具有严格的咨询作用，但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真正意愿，只能形同虚设，给卑鄙的种族隔离政策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南非总统还宣布废除身份证法，用其他的身份文件取而代之，以确保有秩序的城市计划。毫无疑问，这一措施丝毫无助于改善南非黑人的命运，除非真正承认他们的公民、政治和其他权利。

所以，我们认为，归根结底，博塔先生最近提出来的措施只不过是另一个阴谋，旨在欺骗国际公众舆论，无限期地延长黑人多数的苦难。

南非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所进行的斗争离不开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尽管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决定，国际社会也一再发出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还是对黑人采取不人道的行为，顽固地不放弃它的控制。

我们不必回顾，安理会已在1978年通过第435号决议作出了裁决，确定了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范围和方法。我们认为，该决议仍然是任何想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解决办法的支柱。

南非不同意纳米比亚独立，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我们早就知道，这种不愿意就是坚决拒绝任何符合公正和法律的解决办法，而公正和法律是与该种族隔离政权的哲子格格不入的。但令人惊奇的是种族隔离政权的盲目顽固性。这一政权不理解南非今天发生事件的幅度，如果不及时采取一些办法，那整个国家，确实，整个南部非洲会被它置于烈火和利剑之上。

我们认为，过度推行种族隔离恰恰表明了该政权的恐慌。不管是我们谈论它一再侵略邻国，还是南非为解放所有政治犯提出的苛刻条件，我们都可以看到该政权决意无视真正的问题，即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在第435号决议通过八年之后，南非的部队仍然驻扎在纳米比亚的土地上。早在1983年，安理会决定，如果南非继续拖延执行第435号决议，那么安理会将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恰当的措施。

安理会是根据《宪章》赋予它的权利向顽固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这一警告的。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该政权继续无视安理会的决定，继续蔑视安理会的决定。

我们辩论所有的团结精神应该使安理会成员最终使用《宪章》条款，特别是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我们认为，这是可能使南非走向正确方向的最后手段。

突尼斯认为，安理会根据国际法律采取的坚定一致决定是后果无法预料的南部非洲冲突的唯一选择。因此，共同努力根除南部非洲严重局势的根源是有利国际社会的。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说的友好话。

下一位是莫桑比克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请他发言。

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我应该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接受我的要求，允许我在安理会审议对我国十分重要问题时发言。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一位非洲儿子和威望很高的刚果代表主持2月份安理会事物。我们对你的智慧和外交经验，以及你对我们今天审议问题的敏感性表示有信心。我们的确有很称职的主席。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李鹿野大使表示敬意，他干练而出色地主持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愿通过美国代表团向在宇航飞机“挑战者”号悲剧中丧生的七位宇航员家属表示哀悼。

我们今天再次把南部非洲儿女的苦难带到安全理事会来。我们再次把非统组织四亿二千万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人民的愿望、希望和关注带到这一有威望的机构里来。

我们代表着理智、和平和正义的呼声。我们代表着世界家庭成员之一——非洲大陆。我们任务是清楚而简单的：我们来向我们是成员之一的世界家庭发出战争危险威胁着南部非洲的警告。我们并未带来解决南部非洲局势的诊断或X光治疗。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影响次区域的病毒。这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其代理人是南非少数白人政权。这一病毒要比屠杀无辜和手无寸铁人民负责。我们到此，就

象病人到医生那里要求另一个处方。 我们到此声明，安理会过去的处方不灵。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简单事实就证实了这点。 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更加强硬和有效的措施是合乎逻辑的。

南部非洲的局势是既复杂又清楚。 我们该地区的人民成为一场不宣而战的受害者，这场战争是南非新纳粹政权强加给我们的。 在我们在安理会发言时，南非策划支持的一群武装匪徒在我们的国家里屠杀、支解和制造死亡。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就在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此时此刻，南非军队仍占领着安哥拉南部的部分领土。 纳米比亚人民仍被剥夺他们的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 在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向其自己公民宣战。 自由、平等和公正从未享受过这些的黑人多数是陌生的。 因此，问题就是：我们面临着一场战争局势，其根源是显而易见的。 消灭这根源就会带来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区域，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就是早就开始的暴力循环历史。 很多世纪以前，我们祖先的尊严和自由遭受着殖民侵略、统治和剥削的践踏。 我们可爱的大陆遭受着奴隶战争和殖民征服的蹂躏。

我们是生存者的大陆。 我们渡过了奴隶和殖民征服的战争。 我们的先辈们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站立起来向外来占领及对我们人民毁灭性影响发起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们带来了希望。 他们给我们儿女带来不同的未来。 此外，他们不能容忍被污辱、歧视和剥削。 因此，我们也是一个英雄的大陆，解放英雄的大陆。 我们是和平的英雄。

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殖民帝国的失败、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不仅给该区域，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新局面。

如果说殖民主义政权——南非的情况就是如此——有什么是符合逻辑和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极其善于歪曲现实。是的，它们始终不渝地企图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真相转移。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这一点。以破坏和摧毁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地为借口对邻国不加区分地使用暴力的手法既站不住脚，又荒谬之至。事实真相是，种族隔离给南非绝大多数人宣判了人类所想象的极限的刑法——坦率地说，就是死亡和屠杀。种族隔离政权所能做的还有比这更糟的吗？

每一次屠杀都加深了人民对种族隔离的憎恨，迫使他们采取更加一致和团结的行动，为建立一个新南非进行更加广泛的斗争。种族隔离政权的处境是毫无希望和绝望的。

事实已经表明，南非将其不值得羡慕的处境归咎于所谓邻国间的武装阴谋是多么不真诚。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只想做一些补充发言。

非洲人国民大会——据说它的基地在我们这些国家——是非洲解放运动的先驱。它建于1912年，远远早于莫解阵线、津巴布韦民盟和人运及非洲任何其他的解放运动：我要补充说，远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出生之前。

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南非宣布取消之后，于1961年发动了武装斗争。当时，莫解阵线和津巴布韦民盟尚未建立，人运也只建立了四年。当然，它也尚未开始自己的武装斗争。

是的，当时比勒陀利亚的农业部长的办公室被炸时，我们这些国家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莫桑比克和南罗得西亚还没有南非的难民。当国民党在纳塔尔的官方喉舌《纳塔尔报》被炸时，我们并不在场。

1963年，纳尔逊·曼德拉被以对解放斗争负责的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利沃尼亚在不在莫桑比克境内：也不在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这些解释表明，我们地区的各国同南非的局势毫无关系。

那么，我们的罪名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南非的难民在世界各地都可看到，包

括在南非盟国的首都。 南非的这些流离失所、一无所有的人在那些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及有关难民问题的有关文书的国家找到了避难所。

南非对我们这些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不能以我们与南非在地理上的接壤来加以解释的。 同样，我们对此也没有责任。 当柏林会议上对南非进行分割时，我们并不在场。 南非从未对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或罗得西亚的叛乱者及种族主义政权发动侵略战争。 恰恰相反，种族主义政权派遣军队到那些地方去，帮助当地的殖民主义政权与那些国家的解放运动作战。 问题是企图妨碍我们获得独立。

这些经常不断的战争使我们成为受害者，其目标是破坏我们的政治与经济的独立。 这一战争是为了反对我们所代表的自由与公正的社会。 然而，我们的理想，愿望与渴望吓坏了那一不合时宜的政权，因为它们动摇了种族隔离政权的基础。

我们渴望和平与繁荣；我们提倡平等与自由。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招募、训练、武装和派遣武装匪徒渗入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的代表居然来此大谈

“只要各国故意庇护那些对邻国计划和实现恐怖行径的恐怖主义分子，则我们地区就不可能有和平与稳定。”(S/PV. 2652、英文 48、49—50)

和平当然无法实现，因为南非正向莫桑比克、安哥拉与莱索托派遣匪徒。 只要南非仍占领安哥拉南部和纳米比亚，那就不可能有和平。

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这个大批制造常规武器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居然声称其邻国已拥有军事上的优势。 是的，邻国确实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占有优势，但这一优势并非军事和经济的。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优势，任何军事扩充或疯狂地获取战争武器都不会破坏这一平衡。

比勒陀利亚代表几天前在安理会发言时引证所谓国家总统的话说：“改革的车轮正在转动。”仅在去年一年，这个车轮就压死了一千多手无寸铁的人，已使成千上万的人们走向殡仪馆，去埋葬自己的亲人，压死了在走向殡仪馆路上的扶灵柩的人，用灵柩来掩埋招灵柩的人。 这一丑恶、无耻的车轮使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丧生，

用装甲运兵车追逐他们，将他们压死。而南非人民即使死了也无法不受种族隔离之害。死者据说应该安息了，但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却不是如此。

种族隔离政权对死者就象对难民一样感到担心，因为对这一制度来说，死者同难民一样危险。这使我回想起一个殖民主义时期的行政官员，他要惩罚死者，因为据说死人会逃税。

我们一至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可能改革的，必须加以根除。任何措施，只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才能给南非带来和平。南非所面临的问题不乏简单的解决方法。既有真正和正确的解决方法，也有错误的解决方法。种族隔离政权至今为止选择的是后者。

那一政权的代表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楷模来仿效。我对此不同意。确实有他不应仿效的新的楷模——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有许多不应重犯的错误。不妨想想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教训。那个当初曾说一千年内，后来又改成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在津巴布韦建立大多数人统治的人现在正生活在自由与独立的津巴布韦。

我在开始发言时曾说，我们来安理会，就象是到医生那里开处方。我们给安理会带来了一些这一处方应包括什么内容的建议。

首先，安理会不应允许种族隔离政权无法无天。这样做唯一的方法是采取《联合国宪章》有关章节规定的有力措施。

第二，种族隔离的盟友应当认识到，他们现在应当与掌握南非未来的人打交道，这些人有解决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的最后答案。

第三，南非问题的和平解决要求少数政府准备采取下例步骤：取消种族隔离而不是改革；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和被监禁的人；取消对政治组织和其它群众团体的禁止；与南非大多数人民的真正、合法代表谈判。与傀儡分子来往没有作用。在津巴布韦不起作用，在南非也不起作用。南非政权要真正坚决致力

于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

除此以外的步骤，如所谓的改革，将被看作粉饰行为，不能被接受。因此，当少数政权的代表问改革是假的还是真的，我们坚决认为是假的。

我们区域的国家希望在和平中生活。我们的祖先教我们最珍爱和平。殖民征服与统治破坏了和平。

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要南部非洲成为后果无法预料的冲突场所。我们向主席和安理会成员保证，我们不会挑起冲突。

但我们不能容忍对我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侵略。我们准备与任何愿意在恢复本区域和平的努力中起建设性作用的人合作。

因此，我们欢迎最近在卢萨卡举行的前线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部长会议，在此以前于1984年举行了前线国家和北欧国家外长会议。

我们希望，会议的热烈和谅解气氛将使欧洲共同体国家更加积极地参加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

任何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外国干预，直接的还是通过第三方，都是针对非洲统一组织的敌对行动，是对非洲尊严的侮辱，是对我们大陆组织的直接挑战。

新年开始以来，南部非洲局势暗淡。种族主义南非对邻国的经济压力上升为公开的经济封锁。种族隔离最近对邻国的徒劳的威胁傲慢和狂妄之极。

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当被看作同谋共犯。我们不赞成相对和平地取消种族隔离。为了自由的南非，让我们采取迅速、紧迫和积极的步骤。让我们庄严保证，我们一定单独和集体地竭尽全力，以使1986年南非的土地能够见到灿烂的阳光。

主席：我感谢莫桑比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刚果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完全可以说，今天非洲的顽固和严重的紧张局势的根源是不平等。在这混乱的状况中，一些冲突与其它的无法比较。南非种族主义继续侵略就是明确的例子，这在1948年5月马兰博士的非洲国民党的立宪胜利以来变得更复杂了。种族隔离是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麻烦问题。种族隔离的存在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所有南非人的机会和权力平等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南非的非白人。

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种族隔离政权挑动对多数人的种族仇恨、破坏、压迫和镇压。每天的现实就证明了这种暴行和暴力。种族隔离为了生存就压制、奴役和消灭个人，完全剥夺了南非人民中的有色人种和黑人大多数的充分的公民权。现代国家从来没有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这样蔑视人和道德败坏，在自己人民的大多数中制造政治和人类的动乱。

在这种情况下，最公正和积极、最鼓舞人和得人心的运动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承认别人的合法权利和最不可剥夺的权利。

不仅外交政策学说不容易改革；种族隔离制度也一样。至于改革，国际社会和普遍良知要求铲除种族隔离。

此外，由于南非到处都在流血，监禁和关押人民，长期和制度化的暴力，南非目前的领导，比勒陀利亚的权力机构，党内的左右派，都对占大多数的黑人采取了极端敌对的态度。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实和法律上，南非都没有任何宪法发展或严肃的改革，或南非常驻代表在安理会上声称的那种“具有历史性意义重大建议，”或根据“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分享权力的情况。

问题不是改造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违反人类罪行的制度必须废除。种族隔离是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威胁。约翰·沃斯特及他之前的维沃尔德似乎采用一种更新的种族隔离制度，即种族隔离之后的政策。今天，博塔又一次在一次南非国际贷款者的会议上重新提出这种政策。

尽管他们通过镇压性法律，这个新阴谋仍然失败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理穷词尽。只得宣布紧急状态，它已失去信用，威信扫地。

局势的平息和南非的未来决定性地取决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解决一切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承认反种族隔离运动及其领袖，结束紧急状态法，取消各种压迫措施。

我国代表愿表示我国政府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看法，力促彻底消取这一政权。

刚果代表团只能谴责这些人物，特别是这种政治思想产生的高级当权人物。我们首先谴责根据一个有系统的愿意去统治和进行的压迫，以及利用立法手段宣布各种大胆或可笑的改革，来制造破坏，进行迫害与耻辱的行为。

此外是比勒陀利亚操纵一些由不同政见到变成恐怖分子的集团所犯的叛国罪。最后是对独立邻国进行军事侵略及政治和经济破坏。

从威胁侵略到侵略行动，从干涉到具体破坏，种族主义政权不断扩大其非人道的制度。毫无疑问，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威胁着南部非洲区域的和平与国际安全。现在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战争危险。受威胁的独立国家的过错就在于热爱和平，履行国际义务。这些国家向逃离种族隔离制度残酷压迫的南非难民提供庇护，进而招来了比勒陀利亚军事侵略的危险。

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疯狂行动得到强大的西方盟国的支持，保护着南非的战略地位、大量重要矿物储藏，以及在反对共产主义事业中对西方的忠诚。

南非种族主义分子还呼吁邻国政府的反对者在那一区域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由南非培养的一名恐怖分子头目萨文比最近访问美国，激起非洲各国和人民的义愤。

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刚果报界的一小段话：

“世界上充满了谴责暴力与恐怖主义的虚伪说教。

“西方政府每天极力谴责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国家。那些领导人每天都对他们怀疑同情恐怖分子的国家或方面实行经济制裁。我们确实希望能够相信他们是诚心诚意的，有崇高的动机。

“然而，这些国家和领导人却不采取任何行动根除暴力。在巴勒斯坦人恢复家园、南非黑人争取人权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砸碎奴役的锁链的斗争中，这些国家和领导人提供哪些帮助？

“这些‘非暴力的卫道士们’正式接待了一个叛乱领袖，此人不惜与魔鬼签约来破坏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一个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及联合国的成员。政府官员向一名决心毁灭自己国家的无耻之徒承诺提供几百万美元和军用物资，而他要毁灭的国家只是刚刚摆脱了一个漫长的恶梦。在这些人物声称谴责与反对恐怖主义时，他们的话毫无信用。”

国际社会都同意纳米比亚独立，唯独博塔先生的南非势力反对。我们曾记得，约翰·沃斯特在安哥拉作了让步，放弃了斯密斯的罗德西亚。他因为在政府遭到参谋团的激烈批评，遭到民族主义政党团体和整个南非当局势力的激烈批评。他不久就下台了，多年担任国防部长的博塔先生在比勒陀利亚登台掌权。当然，博塔先生并没有在他的前1976年放弃罗德西亚的决定问题上倒退。但是，他反对另一个与南非有关的外交政策问题——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解决。然而，纳米比亚并不是南非的一个省份，它是前德国殖民地，受国际委任统治。

我国代表团来到安理会，因为南非虽然纸上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则，行动上却不肯执行。对博塔先生来说，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利益和维护南非与国际帝国主义、和西方联系的唯一策略是争取时间通过现在建立起来的政权巩固他在温德和克的存在，反对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许多代表已经提出，只要符合法律、道义，《联合国宪章》义务，即国际法的意愿仍不能实现，我国代表团就只能继续前来安理会。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去年二月非洲前线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的部长们举行的卢萨卡会议对整个非洲的坚决支持。

只有实行真正的制裁争取一系列全面的目标，才能导致种族隔离制度的消灭，迎来一个不分种族、机会均等新南非，迎来南部非洲相互尊重、和平与合作。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我认为安理会现在已准备就绪对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首先，我请希望在表决之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波洛桑先生（法国）：安全理事会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审议了南部非洲局势的许多方面问题。第一，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动乱和镇压继续不断；第二，继续对该地区各国的稳定与安全造成威胁，特别是对接收逃离种族隔离政权的难民的南非邻国造成威胁；第三，南非拒绝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条件停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这次辩论再次揭露了那些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整个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法国这方面对这种恶化深表关切。

我国已经多次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所持的立场，我们最近非常清楚地表明，只有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够考虑适当地解决这个区域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也同非洲一样表示关切。总的说来，我们赞成非洲代表在安理会上对局势的分析，特别是代表非洲集团发言的多哥代表，以及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

身份发言的塞内加尔代表。

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体现了这种分析。 我国代表团将投赞成票，虽然我们也对其中我们已向提案国表明的某一点持保留意见。 这次辩论即将结束，对南非发出了明确的警告，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

国际社会再次表示严重的关切，并要求南非立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不再使前线国家成为南非政策的受害者，同时刻不容缓地接受联合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南部非洲恢复安全、稳定与和睦。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辩论。 在过去两年里有关南部非洲的许多辩论中，安全理事会集中注意具体国家和具体问题，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具体的事件做出反应。 在另一方面，提出进行目前这次辩论的要求给某些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造成某些难以理解的问题。 我们弄不清这个要求的原因，这个要求是在1月31日南非总统的演说之前提出的，而且仅在一个月之前安全理事会刚通过有关南非和其邻国之一之间关系的第580（1985）号决议。

有人要我们理解，这次辩论旨在运用预防性外交手法，以防止南非进一步违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我们当然赞成这样的目标。

我国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不应该只是对事件做出反应，而应当寻求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众所周知的预防性外交避免危机的发生。 只要这次辩论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一个机会来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审议南非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且运用预防性外交手法，这当然是受欢迎的。 可是，要使预防性外交有效，就必须认真地使其时机和内容都符合目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辩论选择的时间几乎是偶然的，而且杂乱无章。

为了就完全无关的问题对其它会员国进行攻击，而对安全理事会成员和非洲集

团国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辩论，这样做充其量是无缘无故的，最糟的是则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我国代表团看不出这次辩论中某些发言提出的许多问题同南部非洲有什么关系，比如有人谈到了地中海中美洲、甚至阿富汗。安理会听到了某些发言人名义上是就这个项目进行辩论，实际上他们明显地不愿意安全理事会充分地审议他们国家卷入的大规模冲突。

把安理会当作休会期间的大会不能提高安理会的地位和尊严，而且也不符合《宪章》建立安全理事会的宗旨。 我们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半星期里，安理会本来应当着重努力寻求以建设性与和平的方式解决南部非洲的复杂问题，而不是把这些问题当作进行思想意识辩论的根据。

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英联邦政府首脑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举行的会议上，以及在最近举行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和前线国家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联合王国同联合国其它会员国一道阐述了自己对南部非洲问题所持的立场。 这些会议的公报已经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来自这些集团的同事在这次辩论中表明了我们所支持的立场。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次广泛地重申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要说明，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及其对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的强调。 我们全力支持他呼吁有关的各国政府，所有组织和个人协助这个小组完成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

同样，我们也同意博茨瓦纳代表和赞比亚代表强调经济委员会和前线国家在卢萨卡举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赞比亚总统和政府作为东道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这次会议为该地区以不同方式直接卷入的 18 个国家提供了一次机会，不仅交换了意见，而且根据共同的目标和紧密的伙伴关系审议了许多问题。 这是一次成功的历史事件，主要应归功于前线国家。

正如几乎所有的发言者指出的那样，南非国家总统一月三十一日的讲话和他的政府提出的政策对于这次辩论和决议草案来说意义重大。安理会的成员过去对南非政府的行动非常失望。他们非常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多次强调，将根据南非政府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对它作出判断；现在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修改目前的制度，而是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不分种族和公正的社会。这些就是我们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同样持有的观点。

我们非常仔细地注意到了南非总统1月31日的发言，和他的常驻代表的发言。和澳大利亚代表一样，我们热切希望这些发言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并化为行动，能够和黑人多数的代表进行有关改革的对话。我的特别希望能看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取消对政治组织的禁止和对新闻的限制，结束紧急状态。正如《英联邦协定》指出的那样，促成这一切的最佳条件就是各方停止一切暴力。

去年一年中，世界上对南非的注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目前掌权的人负有重大的责任，必须进一步发展博塔总统在讲话中和其他官方发言中宣布的措施，考虑到南非所有人民的合法愿望——简言之，消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一个南非常驻代表所说的新时代。

我国代表团本来想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如果它恰当反映了这些考虑。但我要坦率地说，正如我以前对这次辩论进行的形式表示遗憾一样，我对处理该决议草案的方式也感到遗憾。两天前，安理会的成员收到了一份工作文件，其中重申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庇护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要求立即消除种族隔离，并且适当和有用地表示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主席先生，2月11日早晨，你曾征询过我国代表团对该文件的意见。我们清楚地说，我们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据此起草一份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一致通过的决议，我们还建议了某些进一步改善案文的方法。我认为我国代表团对该工作文件基本上没什么意见。我们认为，基于这份文件的一项决议草案将能够使得安理会发挥预防性外交作用。因此，使我们极为

失望的是，同一天下午，在没有进行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一份性质大不相同的决议草案被提了出来。我们一直在进行努力，以求得到一份能受到全体成员投票赞成的决议草案。我们绝对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常驻代表昨天在安理会中说的话，即应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以向

“比勒陀利亚传达一个严肃和坚定的信息。”(S/PV.2661,
第18—20页)。

正因为如此，使我们遗憾的是，尽管主席先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努力，我们关于一致通过决议的共同意愿受到了挫折，出现了不必要的分歧，争取协商一致的努力功败垂成。

我国代表团将对该决议草案投弃权票，首先是因为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没有准确地反映南部非洲的局势，令受到它所指的方面的拒绝，因此安理会不能通过它来实现预防性外交。我们当然同意该决议草案中反映的总原则，但我们认为它犯了一个错误，即它预测了未来的事件。它的目的应该是预防、而不是挑起事件的发生，而要做到预防并非难事。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与安理会没有能够达成协定形成鲜明对照之处，在这次辩论开始之前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一前线国家会议取得了成功。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中今后争取一致、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奥肯先生（美国）：我国代表团对这次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辩论和决议草案持非常严肃的态度。我国政府同意许多成员的观点，即安理会被应该努力，使南非出现和平过渡，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公正和人道的关系。我们还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南部非洲国家内部和之间的暴力升级是令人痛惜的，因为这危及到了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次辩论中，有些发言者针对我国政策对该地区的政策说了许多迷惑人心和不真实的话。

以前说过的那样，这种解决办法包括撤出所有外国部队和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我们将同南部非洲争端各方保持联系。我们认为，不这样做会使解决争端——如果不是不可能——更为困难，而为基于暴力和镇压之上的极权主义解决办法敞开大门。结束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安哥拉和平与稳定，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撤出所有外国军队；这是十分宏伟的名单。我们已经取得进展，尽管这种进展是缓慢和艰难的。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责任的；我们要大家都帮忙。

我国政府本要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以表明安理会和我国政府决心根除腐朽的种族隔离制度。但在过去几天里，正如我提到的那样，该决议草案越来越不均衡。由于我国代表团为恢复均衡的努力未成功，我们将弃权。

主席：我现在将第S/17817/Rev.1号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中国、刚果、丹麦、法国、加纳、马达加斯加、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

反对：无

弃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3票赞成、零票反对、2票弃权。因此，决议草案作为第581(1986)号决议获得通过。

多哥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库阿西先生（多哥）：这项辩论从质量和数量上都表明国际社会十分正确的关注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这一局势严重影响并危险地威胁着世界和平。这点就证

明非洲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是有道理的。

经过十天的辩论，安全理事会刚刚以通过第 581(1986)号决议结束了审议南部非洲局势。我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和非洲衷心感谢参加安理会辩论的众多发言代表。我特别要感谢所有安理会成员发言支持非洲，特别是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

我们感谢丹麦已经采取措施，感谢那些今年计划采取措施结束同南非所有经济关系的国家。我们还要感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它们在2月3日和4日在卢萨卡举行的共同体与前线国家外长间会议上为建立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希望有一个针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更为强硬和坚定的决议是不奇怪的。但是，安理会刚刚以多数通过的决议向种族隔离政权发出清楚的信息。南非必须立即废除其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必须放弃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放弃对邻国的侵略和破坏政策，放弃对这些国家的威胁。

某些安理会理事国对这一事实上措词十分温和的决议投弃权票，这使我们感到失望。之所以失望，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表示反对种族隔离的同时，又剥夺安理会铲除这一制度的手段，这是不公平的。

尽管如此，非洲依然信任安理会。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特别常任理事国将准备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具体的强制性措施。

主席：没有其他的发言者了；安理会结束了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点散会。

